

阿瑟·黑利

UR HAILEY

药

王岱铁夫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I 711.4

H361=3

6

I 711.4

308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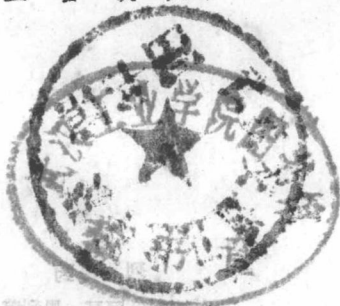
STRONG MEDICINE

烈 药

2

[加拿大]阿瑟·黑利著

王 岱 铁 夫 译



武汉工业学院图书馆



00175376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Arthur Hailey
STRONG MEDICINE

本书根据 Doubleday & Co., Inc.
1984年版译出



烈 药

[加拿大] 阿瑟·黑利著

王岱铁夫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8.625 字数 384,000

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21,001—31,000 册

ISBN 7-5327-0662-1/I·324

定价: 10.00 元

(沪)新登字 111 号

作者致读者的信

一九七九年《超载》出版时，我宣布退休了。我很疲劳。我的一生已过得很充实。过去我感谢，现在我仍然感谢世界上千百万读者，是他们多方面丰富了我的生活，包括使我有条件退休。

不论我的余生还有多少岁月，我要花更多时间——还要旅行——和我的爱妻希拉在一起，钓钓鱼，多读点书，听听音乐轻松轻松，做正进行创作的作家做不到的一些事情。

我毫不知情的是，我的冠状动脉有六处堵塞，快要致我于死命了——这是我的朋友，旧金山的内科医生爱德华·罗宾斯大夫在我退休后不久就诊断出来的，他建议立即做手术。手术做了——开了四条通道——由得克萨斯心脏病医院的丹顿·库利大夫主刀。对这所医院我感激不尽。

希拉给我支持和鼓励，就像她在我们多年相亲相爱的婚后生活中一贯所做的那样。这本小说里，西莉亚和希拉两个名字声音相近，并不完全是巧合。

总之，后来我重新获得健康，精力充沛——精力是如此充沛，以致希拉有一天对我说，“我认为你应该再写一本书。”

我采纳了她的建议。本书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阿瑟·黑利

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

来得凶险的色色疾病，
不顾一切地去治才治得好，
要不就根本治不了。

莎士比亚《哈姆雷特》

被人大吹大擂的药物已多得
不计其数，使我们不知所措，
而这里他们又加了一种新药。

托马斯·西德纳姆^① 医学博士
(1624—1689)

① 英国伦敦著名内科医生，对流行病很有研究，有“现代流行病学奠基人”及“英国的希波克拉底”的美称。他有医学论著流传后世，1683年发表的《论痛风病》是他的杰作。他还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疟疾，用鸦片酊治疗其他疾病。

序 幕

一九八五

波音747飞机已离开伦敦半小时了。在前部头等舱里，安德鲁·乔丹大夫伸出手去，把他妻子的一只手握在自己手里。

“别着急，”他劝道。“不会出什么的。”

“总会出点事儿的，”她说。“丹尼斯·多纳休一定要搞鬼的。”

一听到这个美国新英格兰民权派参议员的名字，安德鲁就表现出很厌烦。“我正等着用餐哩，”他抗议说，“你何必存心叫我恶心，倒我的胃口？”

“严肃点儿，安德鲁。别忘记死了人。跟用药有关系。”

“死人与你不相干，你离他们远得很。”

“那也一样，只要引起法律诉讼，我就会牵连进去。说不定我要蹲监狱。”

他想使他们摆脱原先的沮丧情绪。“你还没蹲监狱嘛，不过真把你关起来的话，我保证每天去探监，还在带给你的蛋糕里藏好钢锯条。”

“安德鲁呀！”她转向他，微笑中半是挚爱，半是忧伤。

他在想，他们结婚已经二十八年，还能这样欣赏自己的妻子，可真是幸福。她还像当年那样美丽、聪明、坚强。他认为自

己这看法并不是感情用事。她的这些优点以及其他优点非常鲜明，他见到它们一再显露出来，已有千百次了。

“真好啊，”她们身边插进来女人的说话声。

安德鲁抬头一望。是位容光焕发、年轻活泼的空中小姐看到他俩手牵着手发的议论。

他故意板起脸对她说，“上了年纪的人也可能谈情说爱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空中小姐也用他那种开玩笑的口气说，“我可从来没想到过。还要点香槟酒吗

“请再来一点儿。”

他发觉这姑娘在审视他，明白自己依然风度翩翩，即使一个年轻得可以当他女儿的姑娘还是很喜欢看他。这倒并不是他自作多情。上星期伦敦报纸上那个专栏作家怎么形容他来着？“某人的丈夫是个杰出的内科医生，满头银发，潇洒英俊……云云，云云。”当时安德鲁见到这报道很高兴，尽管他没有说出来。

香槟酒斟上了，安德鲁往后靠了靠。他很欣赏乘头等舱位旅行的那些特殊享受，尽管比起往常来，这种享受今天已不那么带劲了。当然，这些锦上添花的享受都是由他妻子的钱提供的。他作为一个内科专家，找他看病的人很多，收入也很可观。但他感到，自己也许舍不得在伦敦飞纽约的旅行中买头等舱位，当然更乘不起专用喷气机了。而他的妻子，有时安德鲁也一样，经常乘专机在北美到处飞。

更正，他提醒自己说，此前曾经乘专机旅行过。但即将到来的前景难以预测。

然而，在他们婚后的生活中，金钱从来没成为什么问题。他们从来没有为金钱争执过。从一开始他妻子就坚持说，凡属于他们的都属于他们俩共有。他们的银行往来帐总是以两人的名义开户头，尽管如今安德鲁提供的比他妻子的少得多，他们谁也不为数字的高低烦神。

他沉入遐想中，两人的手一直没有分开。这时波音747飞机已嗡嗡地向西进入大西洋的高空了。

“安德鲁，”他妻子说，“你真是我的安慰。需要的时候总在我身边，而且总是这样坚强。”

“真奇怪，”他答道。“我刚才正在想，你才坚强哩！”

“坚强有各种各样的。而我需要你那种坚强。”

班机上那种例行的忙碌时刻已到，因为要准备开饭了。原先看不见的小餐桌出现了，上面是白桌布和银餐具。

隔了一会儿，他妻子说，“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要斗争。”

“你不是一直在斗争吗？”

她像往常一样在认真思考。“几天之内，我要物色一名律师。这律师必须踏实而不浮夸。单凭他招揽顾客的本事是要误事的。”

他紧握了一下她的手，“真是我的妞儿。”

她报之以微笑。“在法庭上，你坐在我身边好吗？”

“我每天都来陪你。在这事了结之前，病人可以照管他们自己。”

“决不能有那样的事，但我真希望有你在身边。”

“还有别的大夫嘛。我会作出安排的。”

“只要找对了律师，”他妻子说，“我们没准儿能创造出奇

迹。”

安德鲁把刀蘸进刚放在他面前的一份鱼子酱里。不管他们的麻烦多么严重，鱼子酱是不能不吃的。

“有这种可能，”他说，一边把酱抹在烤面包片上。“你我以奇迹开始，打那以后，又出现了不少奇迹，这都是你创造的。为什么不会再来一次？这一次专门为你而来。”

“也许会出现奇迹。”

“一定会，”他轻轻地纠正说。

安德鲁闭上了眼睛。香槟酒和高空飞行使他昏昏欲睡。但在这种昏昏沉沉中，他记起了第一次奇迹。

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他正坐在他的书桌上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正想读一读，却感到一阵倦意，便站了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，心里想着，他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？

“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？”他问自己。

“因为它是一本好书。”

“因为它是一本好书。”他重复道。

“因为它是一本好书。”他重复道。

“因为它是一本好书。”

“因为它是一本好书。”

“因为它是一本好书。”

“因为它是一本好书。”

“因为它是一本好书。”

“因为它是一本好书。”

“因为它是一本好书。”

“因为它是一本好书。”

一九五七——一九六三

乔丹大夫平静地说，“你妻子就要死了，约翰。她只能活几小时了，就这些。”看到面前这仍穿着工作服的瘦小年轻人，看到他苍白的脸上极度痛苦的神情，乔丹添了一句，“我巴不得能和你说了些别的。不过我认为，你想知道的是真实情况。”

他们此刻是在新泽西州莫里斯城的圣比德医院里。外面传来傍晚时分的喧闹声——这是小城市里的喧闹声——可是这几乎没有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。

在病房里的暗淡光线下，安德鲁看见病人丈夫的喉结痉挛似地颤动两次后，才好不容易进出话来，“这就是没法相信。我们结婚还不久。一切还刚刚开始。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小宝宝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真是太……”

“太不公平了？”

年轻人点点头。约翰·罗从外表看来，就是个勤恳的正派人。他二十五岁，比乔丹大夫自己只小四岁。这打击使他受不了——尽管并不出乎他意外。安德鲁但愿能再安慰安慰对方。安德鲁经常见到死亡，并且受过训练，熟悉死亡前的那些征兆，但他一直拿不准，应该怎样把实情告诉垂死病人的家属和

朋友。做医生的应该毫不避讳，直截了当地捅出去吗？有没有什么巧妙一些的方式呢？这种事情，在医学院里没人教过，毕业后也没人教过。

“病毒是不公平的，”安德鲁说，“虽说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不像这次在玛丽身上表现的这样。通常，治疗是有效果的。”

“难道没别的办法？可有什么药物能够……？”

安德鲁摇摇头。没必要作这种具体回答：目前还没有。至今为止，对于到了肝昏迷状态的后期传染性肝炎还没有药物可治。今天早些时候，他还向既同他一起开业，又是该院内科主任的老资格医生诺亚·汤森请教过。但是把这告诉约翰没什么意思。

一小时以前，汤森对安德鲁说，“你已尽了最大努力。换了我，和你的处理也不会有丝毫两样。”安德鲁这才给附近博恩顿镇上的一家工厂打了电话，通知了正在做中班的约翰·罗。

真见鬼！安德鲁瞥了一眼毫无动静的病人，她躺在那高高摇起的病床上。屋里只有这一张床，因为门外走廊上挂着醒目的“隔离”牌子。静脉滴注瓶在床后的架子上挂着，瓶里的葡萄糖、生理盐水、复合维生素B等药物，通过在臂弯处插进玛丽·罗静脉里的针头，点滴地输入她体内。外面天已黑了下来；偶尔有暴风雨中隆隆的雷声，雨在哗哗地下着。真是讨厌的夜晚。而对于这已是妻子和母亲的年轻女人来说，这却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夜晚。一个星期以前她还很健康，很活跃呀！真见鬼！的确太不公平了。

今天星期五。星期一那天，玛丽·罗来到他的诊室，虽病容明显，却依然娇小玲珑、面目姣好。她诉说感到恶心，身子乏力，吃不下饭。一量体温，100.5华氏度。

罗太太告诉他说，四天以前，她就有过上述症状，还呕吐过，由于第二天见好，她就以为：管它是什么病，反正没事了。可现在症状重新出现。她感觉很不好，比上次难受得多。

安德鲁查看了一下她的眼白，发现有点儿黄。她皮肤的某些部位也已出现黄疸。触诊了她的肝，软软的，比正常的大了一些。询问后她说出，上个月她曾和丈夫到墨西哥去短期休假。不错，他们为了图便宜，住在一家不像样的小旅馆里。不错，她吃了当地的食品，喝了那儿的水。

“我马上就收你住院，”安德鲁对她说。“还需要验血来证实，不过，我敢肯定，你得了传染性肝炎。”

看到玛丽·罗似乎吓着了，他解释说，很可能她在墨西哥吃了带肝炎病毒的食物或水。这病毒可能来自那些已得了病却在处理食物和水的人。在那些卫生条件差的国家，这种事经常发生。

至于说如何治疗，多半用辅助疗法，往静脉里输上一些必要的药物。安德鲁还说，百分之九十五的病人完全康复需要三四个月，而玛丽住院用不了多少天，很快就可以回家去。

玛丽凄然地笑问道，“另外那百分之五呢？”

安德鲁大笑一声后回答，“别管它！你不会属于那百分之五的。”

这一点他可说错了。

玛丽·罗的病情没有好转，而是一天天恶化了。血液里的

胆红素不断增高，表明黄疸日益严重，这从她那黄得吓人的皮肤也看得出来。更严重的是，星期三的化验中发现，她血中的含氮量已达到危险的程度。这些在肠内产生的氨，由于肝功能减退，已无法处理了。

昨天她开始神志不太清楚。人颠三倒四，昏头昏脑的，既不知道自己在医院里或在医院里干什么，也认不出安德鲁和自己的丈夫。那时安德鲁才提醒约翰·罗，他妻子病情严重。

星期四整整一天，无能为力的苦恼折磨着安德鲁，在诊室接待病人的间隙，他一直在思索这问题，可是毫无结果。他意识到，病情好转的障碍就在于这血液中愈来愈多的氨。怎样清除它呢？他深知，根据现有的医疗水平，还没有有效的办法。

后来，现在他才觉得当时颇不公平，竟把自己的烦恼发泄到一个该死的药厂女推销员身上；这人昨天下午到他诊室来，却挨了他一阵发作。她是个“新药推销员”。该叫她“新药女推销员”吗？他可不管这些。他甚至没记住她的姓名或她的模样。只记得她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，只是个孩子，说不定刚刚开始推销新药。

女推销员是费尔丁-罗思医药公司的。事后安德鲁也弄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肯接待她。反正有人通报说她正等着，他就同意了，以为能从她那里听到什么新药的消息。但等她开始提到他们公司刚上市的一种最新抗生素时，他的思想就开了小差。随后只听得她说，“你根本就没听我说话，大夫。”这就使他大为光火。

“或许因为我有更值得思考的事情，而你只不过在这里浪

费我的时间。”

这是很不礼貌的，平时他不会这样。可这回，他既为玛丽·罗的事烦恼万分，又加他一贯讨厌医药公司以及他们强行推销药品的方式。不错，大医药公司也制造出一些好药，但他们那种为推销药品而进行的大肆吹嘘，甚至还拍医生们的马屁，都使他十分反感。还在医学院读书时他就领教过这个。医药公司的代表盯着医学院的学生奉承、献媚；医药公司心中有数，这是些将来有处方权的医生。他们还送学生听诊器、出诊提包等，有的学生欣然接受。安德鲁可不是这种学生。尽管他并不宽裕，他宁愿自己购置，以免受制于人。

“或许你愿意告诉我，大夫，”昨天那费尔丁-罗思公司的女推销员说，“你那火烧眉毛的重要事情是什么。”

这时他把情况告诉了她，说玛丽·罗由于氨中毒而生命垂危，接着挖苦她说，他指望费尔丁-罗思这样的大公司能制造出什么药物使病人不再产生过量的氨，而不是来推销某些“我们也有”的抗生素，因为这类抗生素市面上就有五六种，效果都差不多……

他刚讲完，就已经在为这场发作感到羞愧，说不定还准备道歉，可女推销员已收拾好样品和宣传品，只说了一句，“再见，大夫，”就走了。

昨天就这样过去了，安德鲁对于怎样挽救自己的病人玛丽·罗，还是一筹莫展。

今天早晨，他接到病区护士长勒德洛太太打来的电话。

“乔丹大夫，我为你的病人玛丽·罗担忧。她陷入麻木状态，对任何东西都毫无反应。”

安德鲁赶往医院。一个住院医生守候在此刻已完全昏迷的玛丽·罗身旁。安德鲁没到医院就知道，虽然必须赶到医院去，但去了也不可能有什么大胆的冒险措施。他们能做的只是让那静脉滴注瓶继续输液，只能做这点事，只能抱以希望。

现在，一天即将过去，显然已经毫无希望。玛丽·罗的病情似乎已没有好转的可能了。

约翰·罗强忍住眼泪问道，“她还会清醒过来吗，大夫？玛丽会知道我在这里吗？”

“很抱歉，”安德鲁说。“不大可能了。”

“那我还是要守着她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护士就在附近，我还要向住院医生交代清楚。”

“谢谢你，大夫。”

离去时，安德鲁在想：谢我什么呀？他感到需要喝杯咖啡，于是朝着他知道此刻正在煮咖啡的地方走去。

医生休息室是个小房间，里面只放着几把椅子，一个邮件架，一台电视机，一张小书桌，还有主治医生的衣物柜等。它的优越性在于非常安静，随时可以喝到咖啡。安德鲁到达时，那里没有人。

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，往一张用过多的旧式单人沙发上一坐。再呆在医院里已无必要。但他本能地不打算马上回到他的单身公寓房间去。那住处是诺亚·汤森的妻孥希尔达替他找到的，很舒服，只是有时略嫌冷清。

咖啡有点烫。安德鲁一边让它凉着，一边拿起一份《纽瓦

克明星纪事报》看了看。头版显著位置就是一篇关于什么“斯布特涅克”(不管叫什么,反正是颗地球卫星)的报道。这是俄国人最近发射到外层空间去的,他们大肆吹嘘,说它预示着“新太空时代的曙光”。根据这篇报道,预计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下达命令,加速制订美国的太空计划;而美国科学家们对于苏联在科技方面的领先,深感“震惊和羞惭”。安德鲁希望,这种震惊能波及医学界就好了。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二年来,医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,但还是存在着许许多多令人沮丧的空白点和没有解决的难题。

把报纸放下后,他拿起一本《医学经济》。对这杂志他总是很感兴趣,有时还十分入迷。据说这是医生们最爱读的刊物,就连权威的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也不如它能吸引他们的注意。

《医学经济》的主要作用是:指导医生们怎样尽量多赚钱;钱赚到手后怎样投资,怎样用它。安德鲁开始读一篇文章《开业医生尽量少交税的八种办法》。他认为他应该尽量了解这一类事情,因为受了多年专业训练、终于当上医生挣钱时,如何处理钱财却是医学院不曾教过的。自从一年半以前他进汤森大夫的诊所以来,安德鲁对于每月存入银行账户的现款之多感到吃惊,这种吃惊感很新鲜,而且并不引起不快。当然他不想让金钱来主宰他,就像……

“打搅你了,大夫。”

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安德鲁转过头来。

“我到你的诊室去过,乔丹大夫。你不在,我就决定到医院里来找找看。”